

全家治淮忙



陳雨門著

通俗唱本

上海出版公司

全家治淮忙

陳雨門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版
一四〇〇〇册

全家治淮忙

著者

陳

雨

門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迎陵大樓七〇一室

定價

三八〇〇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次

全家治淮忙	一
第一回 治淮河萬民騰歡	一
第二回 王老漢會場訴苦	四
第三回 王大娘誤信謠言	九
第四回 姑嫂倆爭當河工	一三
第五回 老兩口在家生產	一六
第六回 小兩口河上立功	一九
挖河女英雄	二三

工人翻身當廠長·····	三三
勞模汪登瀛·····	四三
學習模範·····	五九

全家治淮忙

第一回 治淮河萬民勝歡

〔開場詩〕

蔣該死扒河黑心腸，
豫皖蘇三省受禍殃；
毛主席決心治淮水，
使人民永遠享安康。

〔白〕四句開言道罷，引出下面一個『全家治淮忙』的故事。常言樹有根，水有源，

各位要知端詳，且請啞言落坐，聽俺從頭至尾，慢慢的道來。

唱的是民主解放自由天，

土改後到處歌聲喜笑顏。

毛主席發出一道新指示，

那便是根治淮河事一端。

爲的是消災去禍興水利，

爲的是造福子孫萬萬年。

自從那治淮動員命令下，

各地方積極準備齊動員。

這個說只有恩人毛主席，

他才能爲咱人民除災難。

那個說治淮真是大喜事，

從今後咱們永遠不受淹。

這個說治淮本是大家事，

那個說大家事情大家幹。

你看那趕集進城，行路人，

一提起治淮，臉上多喜歡。

且不講大家準備河工上，

也不唱大家情緒火朝天。

您若問回文咱說那一個，

俺把那新編小段明一番。

河南省東南有個西華縣，

西華縣城西有個朱家灣。

朱家灣西頭有個王老漢，他全家夫妻子女共五口，他老伴爲人憨實最勤儉，他兒子名叫自強二十歲，另有個女兒年長十三歲，您不要以爲她的歲數小，去年冬實行土改分了地，他本是前年移來翻身戶，從今後再不受那饑寒苦，有一天朱家灣裏開大會，全村裏男女老少喜滿面，會場上人人都把老漢看，

論年紀今年已經五十三。新娶的兒媳過門才半年，領導着全家做活幹的歡，對生產努力帶頭是團員。起一個好聽名字叫秀連，可是她紡花織布會的全，新買來一頭叫驢槽上拴，又幸喜沒遭旱澇是豐年，小日子一天比着一天甜，村主席爲了治淮作動員，獨有他聽罷報告淚漣漣，一個個驚疑不知爲那般！

〔白〕且住！這個朱家灣爲了治淮的號召，村主席特開了一個動員大會，全村家家戶戶男男女女，無不明白，根治淮河，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對人民關心，是一件最英明最好的主張。真是人人歡騰，個個感激。那麼，王老漢爲甚麼痛哭起來，豈非怪事？要知道的，且聽俺說書的繼續唱來。

第二回 王老漢會場訴苦

王老漢聽罷報告淚漣漣，

只見他咬牙切齒打戰戰，

難道說修治淮河他反對？

再不然他有老病發瘋癲？

或者是他怕治淮費力氣，

因爲他年已半百怕風寒？

究其實他是另有傷心事，

衆明公這些猜的不沾弦。

那老漢撇撇鬍子瞪瞪眼，

只聽他連把蔣賊罵幾番。

〔白〕衆位明公，您且聽聽，爲甚傷心，爲啥落淚？下面是王老漢自己說啦。

「不提起河水災害還罷了，

提起來水災令我恨心間

回想起那是十年以前事，

論時間正是一九三八年。

俺老家本是河南汴梁地，

花園口東南拐彎有家園。

那時節全家老少人五口，

小日子雖窮過的尙安然。

萬不料蔣匪扒開花園口，

假抗戰害得俺們好淒慘。

平地裏水深就有七八尺，

嘩啦啦無情黃水向東南。

眼看着濁浪滔天到處滾，

一霎時無數村莊都淹完。

淹死俺父母雙親人兩口，

屋頂上剩我妻兒淚漣漣。

三口人花了現洋整五塊，

好容易才算坐船到岸邊。

雖然是逃出黃水沒淹死，

思想起何處安身作了難。

聽傳說鄭州設有難民所，

到鄭州說無證明不收俺。

白日裏只有沿街去討飯，

到夜晚還得露宿城壕邊。

常言講嚴霜單打無根草，您想想野地生產多危險，要不是她的身體素強健，反動派這時又修黃河堤，每日裏兩頓稀飯吃不飽，要知道除了這些還不算，誰要是像貌不對他的眼，您不信看看我的兩條腿，修河堤整整熬了三個月，到後來散了河工無其奈，他們說陝西開墾有辦法，日他媽走到陝西全是假。

孩他娘却又生產更艱難。偏又遇颶風連陰下雨天。恐怕她早已到了鬼門關！半夜裏我被抓伏到河灘。領工的經手人員亂扣錢。監工們對待河工更毒慘！不是罵就是打你幾皮鞭。還留着幾個錢大鞭子斑。受的罪幾天幾夜難說完。又不料被騙運到黃龍山。并說是又發糧食又發錢。在深山你想討飯也作難。

下狠心才又折回西安省，滿指望抗戰勝利有辦法，哎呀呀誰知到了家鄉地，不得已轉到汜區西華境，因聞聽救濟分署來救濟，俺全家開了黃沙十四畝，萬不料當地惡霸大地主，他硬說開的荒地是他的，後經過託人求情歸俺種，在那時只怨命窮該受罪，聽報告淮河水系被搞亂，這禍根都是蔣賊作的孽，

靠討飯苦熬苦受七八年。俺四口急急慌慌回河南，只見到一片黃沙望無邊。蓋上了兩間茅棚把身安。聽說是誰開荒地誰種田。實指望有了收成免飢寒。他與那反動政府暗勾連。反動派政府火票把俺傳。條件是多繳租糧和租錢。一年年都是水淹成荒年。才知道每年水災爲那般。害得俺連年受苦好悽慘。

要不是來了救命共產黨，我老漢咋能翻身見青天……」

〔白〕經王老漢這麼一說，大家才明白他是惱恨蔣賊，扒開黃河的花園口，淹死他二老爹娘，害得他死裏討生，逃荒八年。怎能不令他咬牙切齒，傷心流淚！其實被淹的何止王老漢一家？逃荒受罪的又何止王老漢家三口？單就河南來講，那一次淹死的就有幾十萬人，被災的就有五百萬人以上；如果再算上皖蘇兩省，再算上黃河灌入淮河，水系搞亂，每年大雨大災，小雨小災，所受的災害損失，就更無法統計了！這筆血賬，都是蔣賊一手造成的啊！

王老漢話到傷心淚汪汪，
會場上引起羣衆苦愁腸。
想起了多年水災受的苦，
不由得咬牙痛罵蔣匪幫。
走過來農會主席張國友，
又來了青年團員李新良。
他二人走到面前大爺叫，
「老人家千萬莫要把心傷，
就讓你哭瞎眼睛有其用，
倒不如改變仇恨爲力量。」

大家夥齊心治淮來自救。
從自然災害裏面求解放。
加油幹抗美援朝捉老蔣。
這血賬教他給咱來賠償。
王老漢聞聽此言說有理。
他言講大家治淮理應當。
當會場組成小組十三個。
男和女個個歡喜鬧嚷嚷。
王老漢抹抹鼻子擦乾淚。
只見他睜大眼睛閃光芒。
會散後三步改作兩步走。
準備着動員全家齊幫忙。
却不料急急忙忙到家後。
又惹出老兩口子氣一場。

第三回 王大娘誤信謠言

〔白〕王老漢急急忙忙來至家內，他要動員全家，都去參加治淮。誰知他老伴，那位王大娘，聽了特務造謠，她却大加反對。惹得老兩口子生了一場閑氣。詳情如何？聽俺再來唱上一番。

王老漢準備全家河工上，

到家後他和老伴說端詳。

他說道『治好淮河除水患，

這關係子孫後世幸福長……』

還沒把治河好處說到底，

王大娘半中腰裏開了腔。

她言講『以前挖河沒受夠，

難道說還想再把皮鞭撻……』

王老漢大罵那個舊社會，

『你怎能人筋扯到狗腿上』

咱政府替咱人民作打算，

治淮河就是爲了除災荒。

要知道治河幹部作風好，

對河工照顧更是不尋常。

說甚麼又是打來又是罵，

你完全還是以前舊眼光』

她又說『淮河本是龍王管，

你要是違反天意遭禍殃。』

王老漢連說『放屁真放屁，

原來是你還存有壞思想！

你大概連年水災沒受夠，

還想着再喝一回黃水湯……』

她又說『你的歲數已不小，

那能和年青夥子比剛強……』

王老漢一聽此言更生氣。

他說道：「五十幾歲能算老？」

王大娘也是越說越有勁。

這時節忽然來了人一個。

王自強和人合夥搞運輸。

他一看二老吵嘴在生氣。

王老漢他把經過講一遍。

真不料翻身婦女會反對。

王自強聞聽此言咪咪笑。

「且聽我給您另說一件事。

說甚麼千年河流古淮河。

這原是特務地主互勾結。

最厭煩說他年老這一椿。

不看我一次能擔百斤糧。」

王老漢不讓幾乎吵塌房。

那原是他的兒子叫自強。

做生意才從城裏轉回鄉。

急忙忙叫聲爹娘爲那椿。

接着問：「治淮應當不應當？」

你不妨問問你的糊塗娘……」

勸爹娘消消氣來聽端詳。

近日來特務造謠應提防。

那條水是條神水屬龍王。

想破壞翻身人民享安康。

誰都知天上無雲不下雨，也都知大風難過無縫牆，
如果是河堤築得堅又固，它還會決口成災鬧禍殃？
如果是入海河道不淤塞，那自然容易排洩入海洋。
想從前咱也曾把灶爺敬，爲甚麼不吃稠的喝稀湯？
想從前咱也燒香龍王廟，爲甚麼年年淹地冲塌房？
要如果不是來了毛主席，怎能夠撥開雲霧見太陽？
要不是鬥爭過了大惡霸，到如今咱會過這好時光？
那特務利用迷信散謠言，無非是破壞治淮好主張……」
王大娘越聽說的越有理，只見她低下頭來暗思量，
她臉上一陣發紅好慚愧，承認了誤聽謠言不應當。

〔白〕諸位明公，王大娘好不容易才把思想打通了，可是她對於婦女參加河工，却是不大同意哩！你道爲何，且聽下回繼續唱來。